

西部大长篇

奔过

下

金剛石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目 录

第二十四章 背叛原始

- 逃亡，在途中替故人申诉 (619)
- 借口，自己逼着一步步跨上梁山 (633)
- 机会，用孤独的余温滋润前途 (656)
- 夏天，马路上烧熟的只有玉米 (682)

第二十五章 扯断生之琴弦

- 起锚码头，沉了落水的舟 (695)
- 灾难，钟情于没落的村庄 (707)
- 萌动，再次催生的远山倒影 (718)

第二十六章 校园边缘人

- 希望，让所有人乐极生悲 (729)
- 危机，与世隔绝的争斗 (736)
- 战场，强悍的牛们流出了黑色的血 (748)

第二十七章 种子夭折

- 三进三出，呼唤在焚毁着一切 (773)
- 事实，送进深渊的囚徒 (782)

第二十八章 滚滚尘灰因风而夺路奔逃

- 夕阳，在解说光辉时跌落山峦 (795)
死鬼，像人一般走上前台 (798)

第二十九章 为生计默默寻找

- 皎洁的劳作，抹不平土地留下的创口 (809)
惊喜，留给生命的水 (827)

第三十章 因变迁而长年仰面朝天

- 过度，南来北往的驿站 (835)

第三十一章 贴上封条的可怜秘密

- 悟世，模糊谋生的道具 (843)
金色，让秋天会讲真话 (854)

第三十二章 在桥头等着白露秋分

- 锄头，忘记山村的玩物 (867)
唢呐声绕过都市，犹如晨雾绕完今生 (879)

第三十三章 梦断都市

- 土布巾，被最小的锄头切碎 (885)
行半里步，行出不行之步 (893)

第三十四章 死亡比熟睡更美

- 登天的，早晚都要死下去 (901)
香火，满天飞舞的另类纸钱 (916)
成功语录，胜过三头六臂 (932)

第三十五章 像与不像只在灵堂对立

- 游戏，最残酷的奇迹 (953)
自由，总在临冬发出嚎叫 (969)

镜子，照亮星星照不亮的灵魂	(974)
第三十六章 人走书殇	
黄金的雪，冻伤守江的人	(989)
同命天涯，难解的立体几何	(1000)
第三十七章 谎言下的光阴	
黑眼睛，日夜为钱睁着	(1015)
红月亮，穿越灰色星际	(1026)
第三十八章 带上涩水去海的神坛	
休息，赶在涨潮之前	(1047)
第三十九章 头颅与足印才是真正的人	
庄稼羊群，不代表活着	(1059)
完成使命，挫折和幸运同在	(1073)
第四十章 旋转中的生存长廊	
从头到尾，疑问成了边缘话	(1093)
雪落无声，天地无声	(1096)
白发霜鬓，等不到再来的童年	(1105)
知己，水一般清淡的回味	(1124)
第四十一章 为原始山魂抒发过期情怀	
发家，荡气回肠的阳光雨露	(1135)
日记，在从前去找走失的历程	(1144)
黑皮肤，黑得都市绝对陌生	(1158)
第四十二章 大师和平民繁衍着人间定律	
缥缈的穷困，邪门的传统	(1165)
叛逆，一道真实的世纪强光	(1179)

逃亡，在途中替故人申诉

为使那些坡坡坎坎、平平仄仄的传说不再流传更远更久，小说只好加倍地投放更多的病例，以便召唤那些打肿脸充胖子的边城人早日生疮害病。在这里，边城小说继续采用了大批量的对话来解决朦胧的台子戏言。波折倒是出现了几回，而高潮却不见踪迹，活生生地把汉丰赶出了观众席，对长辈却开始有了明显的区分，因为，“今生不孝，死后变鬼叫”的理儿在舞台上随处可见。小说不以鬼魂遗留于书，但却是有了一点苦果相伴来年之味，有无花瓣被风吹落与飘零，有无布满铁锈的锄口在故土与天堂，小说没有细讲，只是提及到了。解释不清的稻草和茶叶的交汇，走出了小说，自然就不见叶落归根。汉今不承认汉家在偷度，但汉籽明知一切都在听从小说的安排，却又挡不住小说的情节的诱引，使自己彻底地成为左右不分务实的角色，他相信小说中的汉今，也相信观众席上的汉丰，作为汉氏子孙的惟一领头人，汉籽无疑对整个汉氏家族的兴旺充满了莫名奇妙的幻想，充满了耀眼的光辉。

大批量的背景对话让观众一看就心烦，认为边城小说在扯草草，咒笆笼，咒倒就算数，哪管你什么角色的眉毛胡子之间的长长短短。

汉丰来到沙湾吃完午饭，找到了郭沫若的旧居，见大院门旁立着的一块石碑上刻有“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购了一张门票进了大院，随前来参观的人一一观赏郭沫若的诞生床、文献书信、照片和一些曾经被郭家人使用过的物品。院内的正堂屋中间挂了一个匾，上面书写了郭沫若一生的历程：“郭沫若同志于一

八九三年十一月十六日诞生在这里。一九一三年郭沫若同志离开家，留学日本，后于一九二七年投身革命，一九三九年他回到家乡，在这里住了一段时间……”汉丰看完历程记事后，见时间到了下午四点，忙出院门匆匆赶路，什么人文地貌都顾不得看了，除了赶路就是赶路。晚上八点多钟才到达岷山市，本想去找胡清泉，却又感到他话多，难免吹牛误睡觉的工，就近找了一家旅馆住。服务小姐领汉丰去开住房门时，讥笑说：“夏天都到了，你还在穿土布鞋？好受吗？”

“我没法买到大皮鞋，只有穿布鞋的命，样子还不错。”

服务员小姐说：“没大皮鞋，可以买拖鞋、运动鞋，这些鞋就有特大号的。”

“什么地方有卖的？我一定要一千双。”

服务员小姐将汉丰让进门说：“旅店门外左边第五个门市部就有，你现在就可以去买，他们要守到晚上十点多钟才关店门，你这人看样子是书生。”

汉丰没理睬一句就放好行李出旅馆来，果然买到了一双大塑料拖鞋，吃了晚饭就抓紧时间睡觉了。半夜二点多钟睡梦中隐约感到有人在床脚边摸什么东西，心里一惊，便突然翻身起来拉电灯线。连拉了几下才拉亮，却又什么都没有，小小的单间房里又不可能藏住什么人。这一惊却把瞌睡惊得一干二净，上床又关灯硬睡，还是睡不着。

好不容易又才将瞌睡熬出来，刚入睡不久，又感到有人在动，这次汉丰便没有惊醒后立即起身，而是眯起眼想看清楚，只见人影是一名小小的个子，正在朝背包摸来。汉丰是将背包放在自己的床头边用绳子捆在床脚上的，等人影刚刚摸到背包，突然伸出双手抓住人影的实处，忙拉亮电灯一看，原来是一名不足十岁的小男孩，衣着特别简陋，小光头赤脚，汉丰大吼：“你想干啥？深更半夜的。”

小男孩仰头得意地说：“偷你的钱，怎样？”

汉丰想笑又大吼：“就你这副模样，还想偷我的钱，不要命了是不是？”

小男孩也吼：“放开我，谅你不敢把我怎样，我的人多得很，就在门外，你打了我就别想逃脱我朋友的手掌。”

“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公安局反扒组的人，你有本事就把你的大同伙叫来，看我不把他抓去坐牢。”

小男孩说：“你把证件拿来我看了才相信。”

汉丰有点为难，但是还是假装去打开背包，小男孩见汉丰放手去拿证件，转身去打开门就跑了，汉丰追出门来，只见有几个大人也惊出了声，慌慌张张地下楼跑，汉丰假喊了几大声：“站住！不许跑！我是公安！”

跑下楼的小男孩被一大贼抱起就跑出了旅馆的后门，小男孩对大贼说：“这个公安的手太快了，他根本就是抓人高手，第一次他只是在拉灯时慢了一点，第二次他就地一下把我抓住了。”大贼问：“你怎么跑脱了的呢？”小男孩说：“他虽抓住我，却忽略了对我的看管，他放手去拿手铐时，我就跑出来了。”

汉丰回到房间查看了的确实没丢东西后气愤地大吼了几声，才又上床睡觉，这时，服务员开门问：“刚才是你在闹？也不小声点，烦死人了。”

汉丰没好气地说：“是的，我在闹，你们喂些贼来想偷我的东西被我抓住又跑了。”

服务小姐走进屋来问：“是不是有几个年轻人和一个小娃娃？”汉丰点了点头。服务小姐说：“这伙人是惯偷，我们旅馆的门锁换了几次最好的，都被他们轻而易举就打开了，我们已经伤透了脑筋。”

“为什么不报案？”

“经常报案，但都抓不到他们，每次都是大人在外，小娃娃

进来偷，一旦有点风声，大人就跑，即使不跑，抓住了小娃儿，他也不说出大人来，公安局拿他们没法子，这伙人专偷住单间的人。”

“为什么？”

“住单间的人，一般都是出差的有钱人。上回有一个从南京来岷山购药材的老板，就是在这间屋里被偷了三万多元，害得我们旅馆还赔了人家一万元钱才算了事。”

汉丰思索了很久说：“旅馆该设一个治安室，昼夜巡逻，看他敢不敢来。”

“有啊！治安室的人也在巡逻，可是，没有一次抓住。那小娃儿身材小，什么地方都能藏，像你睡的这架床，他钻进去就倒趴到床的底部，一般情况下，人往床下看，根本就发现不了。”

汉丰听了服务小姐的话才恍然大悟起来：“原来我第一次没发现有人就是趴在床底部，怪不得他们能得手，幸好我惊醒得快。”

“你是什么地方的人？”

“四海为家，没地方。”

服务小姐了然一下说：“没地方，总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吧？”

“就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我妈是七仙女的妹妹，八仙女。”

服务小姐一下子开怀地笑了：“你真是的，我又不是坏人，你何必瞒着？”

“你不是坏人就应该出去，我躺在床上，你在门边站着，让别人看见了，还以为我们在搞什么名堂。”

“现在是深夜，你把我的瞌睡闹醒，又没电视看了，你反而出言不受听，我今天就非要在你这儿摆龙门阵摆到天亮，怎样？你又不是好大的官。”

“官虽不大，却是男人，女人不能久留。”

“这层楼只有我一人值班，我现在没睡意。”

“反正我不想摆。”

“反正我要摆！”

汉丰将头缩进被窝不理睬服务员，哪知服务员跑回她自己的服务间，端了一大盘花生、瓜子和糖果搬了一张椅子进汉丰的房间来坐着说：“吃糖果，快来吃。”

汉丰装睡，不理睬，服务员说：“你不吃不说话，我可要偷你的钱了。”

汉丰伸出头来说：“你敢，我告你。”

服务员又笑了起来说：“你这人就怪了，开口闭口找公安、治安、告人，等于没说，来吃吧！”

服务员将碗伸到汉丰的嘴边，汉丰说：“你这花生一定有迷药，我不吃。”

“我吃了怎么没迷着？”

“你已经着了迷，要不然怎么会赖在这儿不走？”

“我赖在你这儿？说话要讲点道德，你是错看人了，我第一不迷你人，第二不迷你的钱，你就少摆点臭架子，嗯！吃吧！”

“那你想干什么？”

“我已经给你讲了，我是值班的，现在没睡意，也不能再睡，想找人摆龙门阵熬到天亮，没有任何别的意思。”

“你每天晚上都是这样的吗？”

“这还是第一次！我在这儿上班还不到一周，有点不习惯这个工作。”

“你是新上班的，更不能到旅客的房间来坐，你走吧？我求你走，不然，我就找你的经理去。像你这么小的人，很容易让人说闲话。”

“我还以为我丑得见不得人呢！走到哪儿都要遭人撵。”

“我是说真地要去找你的经理。”

“你去找吧！经理就是我的父亲，这个旅馆是我们家自己开的。”

“真的？”

“真的！”

汉丰耐不住了爬起身来披上衣服，抓了一把花生边吃边说：“你啊！头发短了。”

服务员刚想还嘴，却见汉丰做手势又说：“你的眼睫毛长，黑眼珠灌满了水；你的嘴巴大了点，像歌星的嘴一样，不漂亮；你的脸像两个小红苹果；你的鼻子尖了点，不漂亮；你的颈部有点长，基本漂亮；你的胸口子太高，不漂亮；你的腰细，特别漂亮。”

服务员忍不住有点生气，抓了一把瓜子就朝汉丰打来说：“你原来是不正经的人，我走了。”

汉丰忙说：“你又要耍赖，我不说就是了，你走！”

“你要我走我就偏不走，还有呢？”

“还有什么？”

“还有我的衣服没讲。”

汉丰假意拍了拍头说：“我忘了，真是的，只说了从上到下，忘了说从里到外的了，你的上身的里面，我看不见，就免了。”

服务员糊涂地随口说：“讲，都讲！”汉丰只好说：“里面的大眼镜——估计很亮。”

服务员忽然悟了过来，放下手中的花生问：“你在说什么？”

“我没说什么！我只是说如果你能戴上眼镜就好了。”

服务员大喜过望说：“你真有眼力，我在学校里读书就是戴眼镜的，帮爸爸看护旅馆就不准我戴了，幸好我的眼睛只有三百度的近视。”

“难怪你分不清我是男是女，深更半夜跑到我这儿来。”

“废话！你的眉毛胡子我看得一清二楚。讲，继续讲。”

汉丰认为谈话太多，有点不成体统，想不再吹这类长麻掉线对牛弹琴的废话，但对方又有许多废话要摆，撵不走，只好再次对那无为的长话。

“你的衬衣是红白花格子，配在你的上身，不漂亮，超短背夹衣是黑色的，能吸阳光，是漂亮的。”

“讲，全部讲。”

“不行，我不能讲，不然你又要骂我，使我没时间睡觉了。”

“讲，不讲，我就要更吵。”

汉丰只好赌气快嘴说：“总的来说，看你第一眼不漂亮，看你第二眼就漂亮，是能复眼的那种女人。”

服务员惊慌了，想骂自己放漏了嘴，只好说：“你说我是女人，我是女人吗？”

汉丰没好气地说：“你不是女人是什么？难道还是男人不成。”

“我还是学生，才十九岁，离‘女人’这词还差得远呢！”

汉丰惊讶地问：“你是学生？什么学生？为什么来守旅馆？”

服务员得意地说：“不像吗？我是高三的学生，今年本来说去参加高考的，我们的班主任老师对我们班的好几名应届毕业女生说今年的升学难度相当大，最好到明年再去考，而且还是作应届毕业生对待，所以我就提前出学校来，到下半年又去读，多学一些，争取一锤定音。”

“现在的大学又不分应届往届来招生了，何苦要去多学一年白费光阴。”

“你错了，我们女生一旦参加了考试，只要没考上的，第二年再去考，准会不如头一次的成绩，这是我们学校的规律。多读一年，加强好各门成绩的应对法，就有一锤定音的效果。”

“你是文科生，还是理科生？”

“文科生，我们的学校就是岷山草堂中学，我叫关琼。”

汉丰笑着趣说：“不得了，关羽的后代。只是该继承关羽的事业，保家卫国，不应该开旅馆。”

“我的哥哥就去当兵了。你这回应该讲你从何来，又何处去，臭名几许，排行老几，生辰八字，种花还是耕地？”

汉丰笑着问：“你认为呢？”

“你头大眉毛浓，一定是狗熊；臂粗膀子宽，一定是贪官；腰圆屁股壮，一定是大象；腿长脚掌厚，一定是玩不够。”

“评得好！不错，我是天上的狗熊，地上的贪官，森林里的大象，舞厅里的色鬼。”

关琼见汉丰伸手要吃的，便说：“你讲了你，我才给你吃。”

“非要讲不可吗？我实在是不想讲！我只是一般的普通过客。”

“你必须讲，我第一眼就发现你与别的旅客不一样，有个性！”

“我奉劝你一句话，你今天是遇到我了，如果是别的男人，早就让你下课喽！”

“你敢！我是这个旅馆的主人，谁敢！看我不喊人打死他！再说了，我就是见你在先前我进来的时候撵我走，我才注意你的，别的房间请我去，我还不干呢！”

“还是自重点好！万一有个差错，后悔都来不及了。”

“你少给我假正经，你到底讲不讲？”

汉丰见关琼认起了真，忙说：“我讲，我讲，我从边城小说里来，到长春去，排行老三，生于五月四日的子时。”

“小说？名字呢？干什么？”

汉丰伸手要瓜子说：“你给我点，我的胃口被你打开了，给我就讲。”

关琼抓了一把瓜子夹糖果给汉丰：“你不讲就算了，不要以后说我们这些人没教养，我走了。”

汉丰忙说：“其实，我是一名出外谋生的人，叫汉丰，打算骑自行车去东北文学院读书。”

关琼听了汉丰这么一讲站起来问：“汉丰？是不是就是那个报纸上写文章的少年作家？你已经进文学院读书了？”

汉丰疑惑地问：“怎么？你认识我？”

关琼坐下说：“我想在四川或岷山地区，怕是没有几个学生不知道，因为中学生作家与别的大人作家不一样，容易在中学生中造成大影响。我看了你写的那篇《会选路走的不是我们——人》写得很动情，好像是专门为中学生写的一样，你不是那些写爱来恨去的那种骗子作家，你是在为生命为灵魂而写作的人，我将这篇散文剪贴在我的日记本里，我马上去拿来你看。”

“不用了，谢谢你的夸奖，写得不好，请指点一二三，好吗？”心里却想：“我居然还成了名人。”

“好，写得还行，我收集了你的一些文章，当然，也有别的中学生作家的优秀作品，还看到了你得大奖的消息，你的不少文章都是非常真实地反映生存中的人的课题，就是有两篇写爱情的散文，也是非常惊心的笔触，一点不夸张，让人看了有真切感，一点不见拼凑和巧合的倾向。”

“今晚我们不是一种巧合吗？说出去都没人会相信，你谈过恋爱吗？”

“没有，我们老师父母都不准。这不是巧合，这是山不转水转的会面，我认为不是巧合。”

“那就好，在读书期间千万不要谈恋爱，否则就会误掉自己一生。”

“你谈过恋爱吗？”

汉丰又是摇头又是点头说：“谈过，只是才几个月就被人家扔了，我连谈恋爱是啥滋味都还没弄清楚就被人家扔了，误了时间又误了精神。气死我了，简直气死我了，我本来是反对学生谈

恋爱的人，居然还自己掉了进去，简直是混账东西，还生闷气。算了，不说还好点。”

“你的两篇有关爱情的散文是不是为你自己的恋爱而写的？”

“不是，我在没与任何女生来往的时候就写了出来，我的这次恋爱根本就不值一写，胡闹的事情，是绝对走不到我的笔尖上的。”

“你与那女的关系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汉丰冷笑了一下说：“程度！这个程序最简单，一起吃了六顿饭，散了两次步，拉了四次手，指导她画了十六幅画，就这么连‘我爱你’三个字都没有说过一次。”

关琼笑着说：“这叫什么恋爱，在我们城市里最多算做一般朋友，像我今天晚上在你这儿说这么多的话，有点忸怩，这让你们山里人看来是有失体统，可在大城市就太平常了，你接吻都没有过吗？”

“不敢，我不敢，她也不敢，我们边城里所有的中学生都不敢。”

“你啊你，我们大城市的中学生还有呆在一起睡觉的。接吻都不敢，怪事一桩！”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小说里的人落后？你又愿不愿做那些事？”

关琼解释说：“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把所有的中学生小看了。当然，不管大小城市都有好有坏，关键是要看谁的父母管教严，自我的认识是否达到了人性的基本要求，我与男老师和男同学讨论学习问题外，还是第一次与你这样的陌生男人摆龙门阵。”

汉丰笑着趣说：“你用不着跟我解释这些，你怎么对待你自己与他人的交流，丝毫跟我无关，我相信我自己是正派人。”

关琼慌了说：“我真地不谈恋爱，真地是第一回与陌生男人

谈话，在学校里还有不少的男生叫我孤女。我本来是很内向的人，可是，上回我爸爸说：‘做生意要微笑服务，主动与旅客交流思想，要外向点，让大家来住店就像到家里一样。’我只好听命学说这晚的这么多话，可是，我过去守这层楼总是不理不问顾客的情况，爸爸还狠狠地骂了我一顿，说我将来只有上国家班的命，挣不到生意钱。今天我见你的装束好笑，才问了你几句，要不是我有种说不清的感觉支配着我赖你说话，还真地要放走一位我希望认识的汉丰呢！”

汉丰摇了摇头苦笑着说：“要我说的话，你爸爸的说法全是错误的观点，一个人本来是有一颗洁净的、善良的、进取的心，就因为天天在这样的环境下将人的心改变得面目全非，走到哪儿都嗝声嗝气，让人听了心烦。何况像我这样的过客也不是什么好东西，用不着微笑服务，有些男人的心眼特坏，专找旅馆服务员的麻烦，想横眉冷对又怕伤了生意，不这么做吧，旅客又是推前摸后的下贱人。这些事，我当年在成都挣小钱的时候就耳闻目睹了不少，我提倡全世界的服务业都唬脸服务，我就不信，这些客人就不吃饭、不穿衣、不睡觉了。”

“你这是在胡说，现在的竞争大，谁的服务差，谁就挣不到钱，没钱就没吃的，岷山一个城市就有大大小小五百多家旅馆，大家都在比服务质量。”

汉丰打断关琼的话说：“对了，这个社会不是喜欢追求新潮吗？等大家都去争大笑服务的时候，你们就应该搞大哭服务、唬脸服务、骂人服务，越凶越好，而且必须要办出特色来，让远近的人都知道岷山有一家骂人旅馆。当然，在卫生、起居设施上要保持先进。”

关琼听得心眼有神，之后却说：“不行，工商局和市管会让你关门停业整顿！要求就是必须微笑服务。”

汉丰假装说：“难怪这社会野鸡野猫野鸭、日嫖夜赌的人增

多了，原来就是他们细心培养起来的，让公安机关难过日子，不过，也好，生些七怪八奇的病出来算是乐坏了医院的医生和制药厂的工人。”

关琼笑得极为开心，汉丰又说：“优质服务的‘优质’二字不是靠笑脸和问几句话就做到了的。如果一个人天生就不会笑，又是哑巴，假如这个人在这层楼值班，一旦有旅客亮出房间门号，她就以最快的速度打开门，房间里是她早就收拾得有条有理，纤尘不见，她主动帮助旅客放好行李，然后提来开水泡杯茶放在桌上，如果旅客需要一些烟、酒、脸巾、牙膏牙刷之类的东西，她能以最快的速度去街上帮忙买回来交给旅客，这又算不算优质服务呢？至少我是反对笑的那种服务方式，只笑不动，只说不干，叫什么服务？”

“你是在骂我没帮你买拖鞋吧？”

“哪里的话，我只是举了一个例子。”

“你将来如果是做生意的人，肯定是一架挣钱机器。”

“我是挣钱机器了，那我人到哪儿去了呢？我不可能是挣钱机器，我想当个人哦！我劝你最好不在旅馆里帮你爸爸了，回家去耍都行，在这儿只有坏处，没有一点好处，这是我的真心话。”

“为什么？我在这儿是为了体验社会，我做梦都在想考上大学去读中文系，也想写文章，不与社会生活来往怕是不行。”

“你又错了，我问你，什么是社会？什么是社会生活？其实，说白了就是人与家就组成了群体和国家。我们每个人不管处在什么角落里，以什么样的方式生存着，都是在社会中，而且每时每刻都在体验社会的内容。人多的地方是社会的分子，只有一个人或根本就没人生活的地方也是社会的分子；关在屋里是社会，在屋外也叫社会。总的来说，人无时不在社会的氛围里，用不着非要说出门来体验社会，除非你不是这个地球上的人。现在大刊小报都在瞎闹什么‘作家要深入生活，去与生活打成一片’之类的

胡话，难道你作家是没有吃穿住行言的机能吗？‘深入生活’‘与生活打成一片’，多么可笑的话题，好像是这些作家们是从天外飞来的怪物一样，还不懂得自己本身就是活在社会生活中间，有时还要硬加上四个字‘下海文人’，这些字我都不敢相信是出自做文字工作的人的笔下。‘下海’是旧时代对那些搞烧、杀、抢、偷、骗、奸的无恶不作的凶犯的称呼，也是对那些因朝政被迫离家出海打劫钱财的恶棍海盗的称呼，如今居然被广大的文人们戴在自己的头上引以自豪，简直是对中国文学的一种侮辱，是文人们可羞可耻的表现。应该将体验社会生活改成体验比较陌生的另一种生存方式，或深入其他自己还不曾遇到过的一种社会生活，‘下海’二字完全可以改成‘采风’、‘谋生’、‘偷生’，像我这次上东北去就是以求生的名义去的，当然，偷生有苟且之说，但是偷生也有隐居之意。”

关琼目不转睛地听入了迷，等汉丰讲完，都还在回味汉丰的言论，汉丰伸手晃了晃关琼的眼睛问：“你咋啦？”

关琼回过神来：“你讲的我可从来没听过。”

“我过去想过，这回也是第一次讲出来，不过，我绝对相信我自己的说法是正确的。”

关琼抬起手腕看表说：“现在是五点钟，再摆两个小时，我去拿些零食来吃。”汉丰忙说：“算了，我要动身了，今天我必须赶到成都，得马上走。”

关琼惊问：“一天赶到成都？吹什么牛？汽车还要开六个小时，你骑车行吗？”

汉丰笑着说：“从边城到岷山是一百七十六公里路程，公路高低不平，爬坡下坡，不好走，我还一天就到了岷山。地图上标的岷山到成都的距离是一百八十五公里，但公路属国家二级公路，我绝对一天就可到达成都。”

汉丰没等关琼阻止就穿上裤子要走，关琼忙说：“你留一个